

集部

大復集卷三十四

明 何景明 撰

序十三篇

漢魏詩集序

夫周末文盛王蹟息而詩亡孔子孟軻氏蓋嘗慨嘆之漢興不尚文而詩有古風豈非風氣規模猶有朴略宏遠者哉繼漢作者於魏爲盛然其風斯衰矣晉逮六朝作者益盛而風益衰其志流其政傾其俗放靡靡乎不

可止也唐詩工詞宋詩談理雖代有作者而漢魏之風蔑如也國初詩人尚承元習累朝之所開漸格而上至弘治正德之間盛矣學者一二或談漢魏然非心知其意不能無疑畏其間故信而好者少有及之侍御劉君博學于詩而好古不厭乃輯漢魏之作訪羅遺失彙為此編夫文之興于盛世也上倡之其興于衰世也下倡之倡于上則尚一而道行倡于下合者宗疑者沮而卒莫之齊也故志之所向勢之所至時之所趨變化響應

其機神哉於戲侍御此編不獨誦說者德其功而其意遠矣

王右丞詩集序

予奉疾還值長夏索處人勸以精力未充且省讀書日又無所事野居又無人與語偶取王右丞集讀之讀且倦則卧卧起則又讀凡數日竟其編顧集中長短混列欲考體制以求作者之意實煩簡閱乃略加編定稍用已意去取之釐五七言古詩各為一卷五言律最盛為

一卷七言律為一卷五七言并六言絶句共為一卷皆首標體制俾篇詩各有統敘總五卷録為一本自備考覽不敢以示諸人竊謂右丞他詩甚長獨古作不逮蓋自漢魏後而風雅渾厚之氣罕有存者右丞以清婉峭拔之才一起而綽然名世宜乎就速而未之深造也今於古作取其稍去冗泛者不敢加多焉舊本有賦一首今亦刪去其褎迪諸人之作附見者亦惟論其詩而取之不盡去

海叟集序

景明仕宦時嘗與學士大夫論詩謂三代前不可一日無詩故其治美而不可尚三代以後言治者弗及詩無異其靡有治也然詩不傳其原有二稱學為理者比之曲藝小道而不屑為遂亡其為之者牽于時好而莫知上達遂亡其意辭其辭意併亡而斯道廢矣故學之者苟非好古而篤信弗有成也譬之琴者古操人所不樂聞又難學新聲繁豔易學人又喜之非果有自信孰

不就所易學以媚人所喜者也若是將使古道復至於無聞焉而已矣景明學詩自為舉子歷官于今十年日覺前所學者非是蓋詩雖盛稱於唐其好古者自陳子昂後莫若李杜二家然二家歌行近體誠有可法而古作尚有離去者猶未盡可法之也故景明學歌行近體有取于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諸人而古作必從漢魏求之雖迄今一未有得而執以自信弗敢有奪今年罷官歸自以有餘力得肆觀古人之言又欲取我朝諸名家

集讀之然弗多得其得而讀之者又皆不稱鄙意獨海叟詩爲長叟歌行近體法杜甫古作不盡是要其取法亦必自漢魏以來者其所造就盖具體而未大耳噫其所識亦希矣吾郡守孫公懋仁篤于好古其子繼芳者從予論學大有向往嘗索古書無刻本者以傳予謂古書自六經下先秦兩漢之文其刻而傳者亦足讀之矣海叟爲國初詩人之冠人悉無有知之可見好古者之難而不可以弗傳也乃以授之而并繫以鄙言觀者亦

將以是求叟之意矣叟姓袁氏名凱其集陸吉士深所編定者李戶部夢陽有序其履歷可考而知也兹不復述

四圖詩序

燕泉先生由太僕卿陟副都御史廵撫雲南朝士寵其行即以其履歷大者為四圖以贈表之頌歌四圖一職方奉使二藩省旬宣三太僕考牧四都憲廵撫先生之陟也景明來關西矣不得與于頌歌之列先生乃走使

萬里俾景明文之乃嘆曰覽斯圖也知先生之學以政乎夫物弗聚則不發貨弗積則不殖故土培也而樹蕃百寶之室衆賈須焉是故君子慱學而可以有事於四方矣甞慕諸近世名臣而求其人也率以其質從政焉事功豈少哉然器有局而才有限故施未光而所就者罕無憾也先生蚤歲神穎超悟天資卓絕然於道無所不學於文無所不攷手自注書凡數十家則其從政也固聚而發積而殖不局于器不限于才者豈徒以質而

已者哉夫聖人之學一而已矣一故無不備無不備故感無不通而應無不當賢人之學詳說而反約殊途而同歸要其至則一也是故語經事而知道遇變事而知權安可以宰衡而危可以制馭無往而不得焉然則先生之四政也其施諸天下者之肇乎

林泉圖序

商城王君與予父友相別於汴水上別且二十年矣今歲夏自其鄉來訪道故舊間携所繪林泉圖語予父曰

人謂大隱弗居城市真隱弗識姓名若皆自逸于林泉而世弗得見且弗聞也吾迹弗能謝城市而亦弗能逃姓名於里閈奚望于若顧于若竊慕愛之而所謂林泉者常往來予懷也故吾凡值林泉雖莫吾有吾得而愛之又從而適之已有擴吾所未見者而愛之而適之由是雖天下之大凡有林泉者吾無不可愛而適之者奚必吾有也又以遊覽有時弗可常者弗可常固有弗可得而愛且適者也遂為是圖凡林泉之變不窮吾圖咸

有之一披玩而向之所謂可愛而適者咸在吾目則凡林泉之在天下者固吾圖中物也吾方請諸大夫之詩各綴于圖上敢欲得公之子中書君之文焉父諾乃召景明語曰王君與予游予嘗重其人蓋尚賢樂士者也能赴人之急者也好義而忘利者也夫人之品超遠庸下固焉而不可強者也氣拘于所處志執于所見其孰能移之而君者迹在城市而有林泉之想名在里閈而有隱逸之慕其言又若非世累所得係絆者則人品不

同有不可量也吾聞之好賢樂士者昌急人之難者獲報好義忘利者寡患君其有後矣是圖之序爾必毋辭所請俾觀者亦足以考志意而得其人焉景明既受命退曰斯皆至論又何所序乃併記其言君名賢字崇德

漢紀序

昔左氏依經作傳而編年紀事之例以立及馬遷著史記敘帝王之事則有本紀錄賢臣之行則有列傳明制度則有書系年世則有表自是以來歷代史家悉宗其

體然不能微約其辭或寡要實而義無指歸其極至于流綴濫簡蹖雜而不可以觀余于是盖慨然有思於命世作者之意焉往在京師嘗觀荀氏漢紀其書則準諸左氏之例而取于史記之一體者也至其君臣附載事物咸彰天人并包災祥畢舉治忽參稽成敗并陳得失相明美惡互見即一時一人一事之迹雖前後散著而本末必備屬類比方名義罔紊闡幽攝顯論讚悉精可謂括倫鑒之要深墳素之情者矣豈不足以上班良史

之才乎夫學者謂經以載道史以載事故凡討論藝文横分事理而莫知反説訖無條貫安能弗畔也哉易列象器書陳政治詩采風謡禮述儀物春秋紀列國時事皆未有舍事而議于無形者也夫形理者事也宰事者理也故事順則理得事逆則理失天下皆事也而理徵焉是以經史者皆紀事之書也但聖哲之言為經爾故紀事者苟非察于性命之奥以盡事物之情者亦難與論于作者之門矣是書余得之侍讀徐子容氏徐子謂

吳下世家錄此書珍藏之而慊于傳以故世無刻本云余至關中涇野子呂仲木氏移書求之乃遂請呂子校正而付高陵令翟清氏刻布焉

學約古文序

何景明曰余初入關中作學約示諸生已成材者經書子史自宜周貫不為程限其未成材者令學官量資作成以相授習玆越二歲矣予日企望夫諸生之有得也然而進退罕知其序造詣或違其方若爾優游終歸汗

漫非予之咎哉今復列為程始自十六年春按季考省經書每歲一週性理史鑑而下則接年續去期三歲而卒其業正誦之餘復讀名家文字數篇要其取雖非全編而實覽大義於是究心則古人作述之意源流可窺而斯文經緯之情變化俱見矣理無形而蔵密言有丈而行遠由聖賢之訓以至諸家之撰皆言也殊途異門積案充棟有不可窮攬者然言宣乎理理存諸心體用顯微同源無間故反求而為已則一而有獲外馳而為

人則多而益蔽此公私之辨義利之分君子小人之向也夫予既程其書矣諸生其自兹口誦其言心會其理身體其事擇善而用中知至以求止庶弗畔於孔門博文約禮之教而亦徵於孟氏詳說反約之傳矣苟以資乎口耳而棄乎身心繁其枝葉而剥其根本夫豈莫達終亦必亡已爾此豈諸生之咎哉正德辛巳正月既望識

武功縣志序

武功康子作志七篇以記載武功之故緒理要會蓋燦然明備矣至其覈事顯義用昭勸鑒有可述焉夫先王之政紀其山川辨其疆域程其土宜稽其俗尚肆其采物以謹封守而察時變故書敘九邱詩陳列國採風者具其美惡董事者正其得失務在因道財化追俗為制以施于久遠已爾夫天下之勢其所由來亡不有漸苟非蚤見而力救之則其勢莫可回而患成循約而治厚生而安其始未嘗弗一致迨于風尚澆淺而德實靡貞

其治不可長也戶口繁增而生利蹙薄其安不可久也可以弗慎其漸哉余覽康子之書其地畝則由狹而廣戶口則由寡而衆賦役則由省而興財費則由約而靡其業產則由富而貧地利則由饒而減民性則由強而弱風俗則由厚而漓吏治則由良而奸人才則由實而虛文教則由振而委亡弗降本流末睽正趨弊者矣嗟乎豈獨一邑然哉由此可以例諸四方矣

易大傳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天下事物之變至於不可窮詰固有聖人之所不及知者而其本則未有不一而同焉者也苟惟極其辯智以究其所不及知而條貫統宗莫之宰屬則於道也將日支離而學焉者將日以決裂此後世異端之所由以興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予讀張子正蒙知其詳說之功至於西銘乃識其反約之旨正蒙書多難解學者讀之或不卒業而廢比見近山劉先

生會稿明正通達不為回說隱語而理無不得者稽之先生履歷治行則平日窮理之學不有徵哉此書予欲闕中諸生人置一本肄之而西安府歷城祝同知壽館陶武同知雷臨清張推官鵾共圖刻本行焉斯文由此著矣先生之書雖無俟賛説而三府寮所務尚如此盖不可以弗列故為敘諸篇首

函谷子太極圖論引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俯仰近遠參驗而稽合其言廣大

弗貳故曰易與天地準函谷子發明太極之義撰圖著論其思精其辨晢其指一葢玩易有得而作者也固有繆悠背經之說其所究深矣或曰太極圖說儒先之論定矣學者尊尚之函谷子乃置異同其間何也余曰聖人之道貴相發不貴襲貴相明不貴同苟徒襲其說同其旨而靡有所發明其道終莫達也苟發明矣雖異同其間無害其為尊尚也

思親詩引

甥朝良爲卷曰思親進曰甥也不幸而二尊人亡也亡而無以見甥之有立也是以銜哀而抱思有終天之恨焉舅何子曰子何以思也親終而子弗逮養者人之常也子盍圖所以思乎夫修身以成行建事以成名行成則不忝名成則不隱不忝謂之體親不隱謂之揚親則其思遂矣子盍圖之此乎朝良曰命之矣敢不承於是士大夫皆歌詩以道之

古樂府敘例

何景明曰予讀左氏古樂府自唐虞三代以來逸詩至六朝之言備矣然其錄不能無雜要之不可盡舉予乃擇其辭古訓雅者凡九十三首爾夫三百篇之外可以誦說者盡在是已不其難乎不其難乎

左氏以音調類詞夫聲音之道予莫之有考也已恐悖繆失實書曰歌永言聲依永今姑倫其辭其辭倫而音聲亦各自見矣詩釐上中下三卷三卷各釐上下取其倫類以相參附言辭高下時代變易作述源流咸自著

矣

詩有不以時代序者明作者在人不係時代

詩三百皆絃歌後世樂府或立篇題詞多託諷義兼比興其隨事直陳悉曰古詩格變異矣予故取其有篇題者入古樂府若古詩十九首及他選詩別為編列

或曰明良五子之歌何以不入樂府曰夫既已著之經世之訓矣

鄉射禮直節序例

古者飲畢而射射之司馬燕之司正也此禮久不行而其文具儀禮然儀禮古文難讀雖昌黎韓子且苦之今即與諸生言或弗解故復刻此使就此習之而後求之儀禮則其文辭緒理可尋也

夫器一弗備則無以即事惟樂放失久矣其器莫之有能備也今但以笙比人聲而以鼓磬節之序器

夫事以明賢故遴而後涖故賓主必孚司馬以下必能其事雖後必當其才德焉序事

夫射之節於樂也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采蘋采蘩示敬也敬則可以修諸其身而施於天下矣 樂譜

右射儀予視學漢中至金州集漢陰平利紫陽四學師生將行射焉問其禮不知也乃使學官草具其儀予稍稍為説其文辭義意略去恢複輯其節理實近可行者為之先屬范推官紳肆於東城之圃而予與呂憲使充中往觀焉憲使曰予在漢中蓋修其器矣未究其禮也

謂紳曰其悉布兹何景明曰語曰禮失而求之野古禮亡不可見者何可勝道哉然鄉射之禮學校尚或習之予由鄠鄠抵鳳漢攷之於學既巳無聞而有司並其器亡之往往督使旋修舉行之斑白之老有相與環堵駭視者矣嗟夫古人揖坐旋辟之容與夫修於其鄉而一日不可缺者至使人以為曠世聞見之事風俗於古豈不邈哉射儀

夫爵齒德三者通乎天下者也鄉飲尚齒也飲畢而射

察其德也夫然後可以爵之於朝是故古者以射擇士三射之節其於命辭見乎始射而命曰毋射獲毋獵獲知始射而獲也再射而命曰不貫不釋知再射而釋也三射而命曰不鼓不釋知三射而鼓也

始射獲而不釋試也懼弗審也再射而釋則審矣三射而鼓而禮樂備矣

始射不及賓者不敢役賓也不飲者不釋則不飲也耦射先賓不敢菌賔于耦也衆賔不先賓在賓位則不敢

踰大賓也故非主則不敢與賓耦

勝者張弓不勝者弛弓勝者立不勝者飲夫何言哉賢不肖喻矣

夫物惟時事惟宜先後不踰詳略有漸其惟射乎是故高而無用美而無當欲速而求成聖人弗為也

弓矢敵器也聖人以揖讓用之天下復有可爭者乎夫射也者禁肆制躁履序蹈和一衆心貫萬事者也以此於天下也故治理而生遂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是故君子之於射也弗爭則其求諸已也弗力夫君子仁人之用心也亦觀諸射之道焉已矣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射義

大復集卷三十四

大復集卷三十五

明 何景明 撰

序十四篇

送郡守孫公考績詩序

予得告還處野中别業不能應州閭交際趙元澤氏者予所好者也来造予且將諸卿大夫之命曰吾守孫公將奏功於天子天子且將有顯陟也吾州不復得迓公駕矣衆咸榮其行而不忍其去我也見之歌詩焉予幸

居家不得無辭以為頌首予以寡於文且病固辭元澤曰諸大夫之命也敢固請于子予辭不得命乃言曰夫考績之法次其殿最而為之黜陟者也天子執之以待天下之吏者也令之例獲考者即為良而多陟之而凡吏玆土者亦率以獲考為良而榮之然以是而知其政信其為良者吾獨於守令焉而他有職者弗可也葢守令職叢於他官而獲考為難守位雖尊於令而親民與令同令之事又攝焉則守尤所難也守之上有府有司

有監察其下則縣也府曰某州有缺事也未可考也守受令惟謹府可矣司曰某州有缺事也未可考也守受令惟謹司可矣請之監察監察曰某州有缺事也未可考也守受令惟謹州既靡有缺事守曰吾庶可以考矣又察之縣曰某縣之事缺未可考也縣無缺事而後可考於是觀之吾守之獲考也可不謂之難乎其政之善而為良也可弗信乎令諸大夫出告人曰吾守政則善是為良守也人曰子私子之守也未敢信令諸大夫告

人曰吾守之欲考績也府考之曰罔有缺事司可之曰罔有缺事司請於監察監察曰是未有缺事可之又察之縣曰縣之未有缺事守之能事事也則人必曰是豈非政之善而能之也豈非良守而能之也余曷敢不信子之守也夫如是則吾守之賢不待詩歌而知之也而復以去我為不忍者又非也吾守去兹而有顯陟則其位又有大於守者矣守一州也其惠狹陟而大於守焉又豈一州之惠而已也雖然詩歌之作無加于吾守而

吾士民之懷也不可缺也敢以茲言首之詩凡若干篇

贈清溪子序

清溪子嘗遊吾郡題詩山寺中去時予幼也既長予遊寺中尚見其詩今年予得告屛處郭西之别業所罕有接識吾鄉有趙元澤者長者也故常與語也他日偕客来予謂客誰也元澤曰是清溪子也予業已識之葢二十年而再至也清溪子亦長者又能為歌詩善鼓琴性好遠遊凡遊江漢洞庭百粤之間者將三十歳也予亦

好遊嘗遊燕趙遊秦楚滇蜀然悉以宦故遊也弗肆吾志與子語遊尚勃勃也吾郡先達高鐵溪者嘗仕司馬部遷楚徼又仕江南仕蜀川亦好遊者也時謝宦隱於鄉無與語遊者乃數與清溪子語懽甚也於是予與鐵溪更相延致月餘日與歌吟奏琴至夜分有不怠也夫人之晤合離散有謂偶然者清溪子始遊吾郡予固稚子而鐵溪方宦遊也二十年而再至再至而相與甚得豈偶者也清溪子歸歸而歲一至焉則與吾二人語遊

尚有期也時與清溪子善者皆作詩爲别元澤泊馬君卿者尤數往来者也詩併附卷卷首題畫皆鐵溪作者也清溪子名昂字子高出東陽沈氏鐵溪名鑑字克明元澤名惠君卿名録白坡何景明志

贈蕭文彧號古峰序

蕭文彧先生與予父兄遊者數十載與余遊者六七年博雅志慤凡世之詰娸侮衆方鬨然文彧獨漠然不知也余益愛焉語多合意嘗謂曰君其澄之不清撓之不

濁者乎余弟進士猥来見訪至再乃徵余言請為别號余知文彧者将安辭遂號曰古峰嗚呼鑿破混沌一泒世道萬偽日滋吾嘗髙卧北窻之風想無懐葛天之民慨身世之既逺也及道西華玉井覽其峰髙寒竦人由是又南望匡廬五老巢入空㝠氣含鴻濛雪落太古乃登羅浮七十二峰於飛雲之上别来嘗夢想斯境梯石磴披蒼翠浩歌烟霞深處與華胥氏往来不知有人間也則文彧之古峰亦此類也耶然文彧世族西江漢唐

聲華今益顯家地之古矣摽支野鹿貌之古矣太羹玄酒文之古矣余所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其心之古然則文或之古峰將凌太虛入廣漠而求之無何有之鄉奚俟吾言

贈左先生序

左君以大理寺副擢山西按察司僉事時師君亦以刑部員外郎擢江西按察司僉事二君者同鄉也其擢也鄉人及其同官者咸寵之或曰二君之用也以法家也

語曰處山善樵處河善漁二君之於法也左君善平師君善鞫或曰匪獨二君者然也今之用官也皆然也今天下二司布政則以錢穀之吏為之而按察則選於習文之家何景明曰不然也在選才爾若論其家何官也苟執事之不察吾懼其責名而亡實拘器而遺用也舟之於水車之於陸不相通也然造舟車者弗能舍木也是故察之舟而櫓檝檣柁者曷一非木也故木良可以為舟車矣夫器完而神注則立周而用精故耳之職曰

聽善聽爲聰目之職曰視善視爲明然聰明者非耳目也皆神之爲也故君子全其神而用之可以通天下之事矣夫左君善平師君善鞫是二君之職也廣之其才冐往弗善也二君履夷歷艱備嘗通塞是天之多其才也出爲臬爲藩入爲臺爲省爲將爲相咸由此矣

贈趙君士器序

余官於京十五年其閱鄉之仕郡縣者數十人或起或沮或全或壞始也不知其著而其微居可知矣諺曰地

知祿小知大夫基事者莫如志鼓動者莫如氣風也盪於天雷也奮於地山石至固也松柏干之而出氣則使然也孰能遏之哉大抵吏之沮而壞者咸不知職而顧於官不憚已而忌於人不知職不憚已則慮不一而志渙顧官而忌人則多畏而氣不伸故內有得失利害以變其心外有威福毀譽以折其勢勢折於外而心變於內則業不精而行罔功惟知職而憚已則職為重官為輕已為內人為外是故務約而心暇事成而身不失夫

梟翔於屋雞伏其雛吏之命職也為事者殉事為民者
殉民古之吏也令也隳其職以崇位以民冐害而覆其
身夫志氣者不可以無輔也是故必才以濟之識以明
之德以經之義以紀之故剛不暴而勇不亂四者志氣
之輔也趙君士器通判保定府有治績治上考功部績
第一士器弘治辛酉舉河南省其同年選而為郡縣者
十數人或沮或敗士器官獨成且起矣士器之治也剛
而易勇而能遜辯達而不避其所由於志氣者遠大矣

贈許汝登序

許汝登先生爲進士初令樂陵大盜之起也山東吏不守將威於闕或奔樂陵完令有禽伐大盜遠之功名勃如也乃陟樂陵令爲兵備僉事兵備三年赴考功部奏上考予嘗問兵備何以能禽守也曰有技乎曰弗能彎弓曰有力乎曰弗能躍馬予歎曰是知兵計矣是以能禽守也兵備復任鄉之士大夫曰兵備奏上考甚寵請予之言加兵備也景明聞之負有爲之具者篤不求之

志夫能求之士匪能為者矣語曰富賈坐室貧賈遊市夫玉必生於無人之山珠必産於九仞之淵然而為重器而至國中者非珠玉之能求於人也西子不窺户而布幣盈門求之者衆也碔砆自懸魚目屢造醜女多媒天下有為之具四藝著曰才行著曰德勞著曰功聲著曰名是故守用所以為急也蓄得所以為重也慎伐所以為嘉也保譽所以為望也夫任使爵位所以加於才德功名者也求而得不求而失勢之所必有也是故利

害形而心移夫才勝使德勝任功勝爵名勝位必不求者也賤也而人貴之辱也而人榮之使勝才任勝德爵勝功位勝名必求之者也貴也而人賤之榮也而人辱之夫不耻干而羞役者衆人宜之才德功名之士可以需人之求而非可以求人者也兵備天下才德功名之士也予弗患夫求之者之不至也

贈南雄判俞君序

俞君公濟判廣東南雄府陳大理曰君起於貢為佐郡

久負而深緼厥施必大請予言贈焉余嘗聞劉大司馬之為廣東伯也順徳令吳獻臣伯常引與坐論謫吏鄒汝愚伯上客之伯也善下下矣而令也謫吏也安其禮有與任之有見列之夫先王之時懼天下之塞情而隱賢恒儆其所蔽限者故崇髙則畧之富貴則損之使人抒其意而盡其才是故先王之時吏也直其道不辱其身忠其職不畀其位維名與資今之所為蔽限者也名也標聲資也階勢崇虚而實或不徵升庸而超俊或

格是故聲曰張而勢曰懸公卿發禮士之文牧守廉察民之實是以官屈而吏以調困以此一下上而通天下是以難也夫受揖則立受跪則坐吏之自處也重其身以求而求勿淺也修其事以見而見勿皎也執已卑采陵也居太柔取藉也是故必高其節而遜出直其志而平施古者學之有術守之有力行之有方皆先守乎已者也夫定取舍也以制得失定好惡也以制毀譽定是非也以制從違定行止也以制進退是故上交不諂而

下交不瀆故名也者弗能榮辱而資也者弗能崇卑也傳曰君子非其人不交故不知其人考其師友焉俞君師章司成而友大理其所從有淵源矣

贈胡君宗器序

余黨士胡君宗器性爽而敦勤而潤度詳謹而無隱情辛酉舉於鄉今年選保定府通判不治府主理邊之芻糧次於懷來七倉屬焉我國家之儲北邊是重故以部司專紀而五判分受其約無督之者有守有撫有按有

監司給納之者有權門有貴家有戚里有世族有豪商有富賈聽役之者有倉吏有場吏有吏胥有兵隷有車人有攬户有管庫之厮器有衡有量有石文有委獄有受訟判也亦難矣臨者取者伺者干者赴而白者来之沓沓畏之惴惴沾然縁然錯錯然若風雨之至也雲霧之交也矛戟之衝也機括之發也若川委而疇布也於是乎無備無宰無識無籌無政莫之應而立也夫衆令而汎從則遺衆勢而流悦則委衆益而闇受則罔衆數

而煩覆則眩衆辭而滯理則叢是故共者承衆令也剛者折衆勢也察者徹衆蓋也約者舉衆數也通者肆衆辭也夫致慮而圖全者患之防也任而弗却視者事之隙也夫瓜緐必摘鵠張必射舉火者寇道測井者投石道河求通也疾掘則壅故共而曲意則極之者至矣剛而樹標則摧之者至矣察而示明則掩之者至矣約而疏中則實之者至矣通而速成則塞之者至矣夫水之源潔也可以浮衆舟而不沈可以滅炎燎可以鑑可以

一分可以決重隄之障而轉千仞之石故涖官之要則莫要廉以修其身也廉以修其身則心靜則氣直則視燭則計精則才達

贈向先生序

夷陵向子粹行敦質好學而秉禮河南何子珍其人焉向子為地官郎善於其職遷守廬郡行也謂何子曰予欲子言之也何子曰唯唯予見子之履禮也禮也者理之叙也其道也卑非知崇則莫達夫物鉅曠者弗以細

徧遺淺求而浚通明罔以幽隔故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五帝三王踐其理而示其事仲尼識其事而示其理事實而易理虛而有形者方也神者無不在也形神弗二故微著一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故曰禮始諸飲食夫君子之為人上也使其吏程而民矩也貴承也而弗以屈節承也貴親也而弗以回德親也直內而順於外敬立而行其恭夫然後上下則也故曰君子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君子之治也設其

綱紀而有其目與民守之詰朝在門夕於野功不可以躐取也分不可以踰得也故曰嘗遠食必順近食夫賤市者為售也故君子下也而人高之非求高而下也虛也而人實之非求實而虛也有功也而人德之非以功求德也是故君子之修也盡諸躬而已設地而懸望焉君子恥之故曰徒坐不盡席尺夫才盛者亢其志名高者危其身享厚者盈其量是故君子才也思抑名也思藏享也思約故曰君子之受爵也一爵而洒然二爵而

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夫仁生之義殺之禮辨之智藏之故春生秋殺夏辨冬藏天之四時也四時之道具而安其序故歲弗變而日新是故慮善惟動也動惟其時也美而無當弗足美也故曰玉磬必擊大琴必張嘉肴必食夫幾者時之會事之發也制其幾發其事會其時則莫若斷孟賁之力罷於累試由基之巧廢於百發弗斷其幾也故曰日中乃暴操刀則割是故禮也者通於晝夜貫於天地格於人鬼者也是以君子貴履

禮也向子於是再拜曰敢不承子之言何子復拜曰子之命也敢不告

贈楊靜之南歸序

靜之先生學於鄉貢於國卒業於監歷事於臺乃銓於選部而歸省以需政焉歸之日友人集送之歎曰嗟乎予今也始見天下事矣昔之人曰不出户知天下此為說也已使余於鄉也弗於國於監也弗於臺則於天下也何以見之哉今也余始見天下事矣向之言不可行

者未必不可也其可行者未必可也情有所難徑而勢有所難格意有所難通而理有所難會耳與目異也身與心方也故曰民與士不同論匹夫諸侯不相謀此誠然也何予聞之曰静之其有得乎夫天下有巨有細有常有變有常常有變變有巨巨有細細有巨而細有細而巨有常而變有變而常故鑿一户者昧四方之遠專一節者失三時之利帆海者不知山駕陸者不知水飲冰而寒者不知爝火之焦天下之事其藏也一其見也

不一其趨也一其散也不一其見也散也不一也故君子多其見聞焉廣其思慮焉悉其履蹈焉其藏也趨也一也故君子約其見聞焉精其思慮焉矩其蹈履焉理貞也事情也貞者正其體情者幾于動也體非正不立幾非動不行是故學而不業者尚本也貢而歷事者達用也教以成士政以資官厚其身而周其知夫然後可以見天下而無行不之矣静之其有得乎

送孫處州序

郡守孫先生懋仁以吏部例舉為處州府同知其視郡凡有三年也申人宜之而難其去我相與送之上其長老薦紳又言是遷迺郡吏者恒格不超歷有赫非所以尊異良吏勞勤勸善也咸噫惜不能夷其意景明奉爵進曰維斯遷也迺吾所為先生慶者諸長老薦紳顧弗覩也自吾長凡吾郡之守更者幾矣不三考不得輒徙因仍玩久與民吏耳目相猒刺刺不能其繁逮其徙去固已奄然倦矣先生在郡始為三歲部始為一考其政

軌民尚有不盡究習猶鼓作莫敢緩恍而志氣展布方堂堂向殷富即起而置之鉅地登之州邑之上視他昔守者不可以謂無尊異也然先生偉男子也吾甞見為吏者矣慎者多畏不能有所震烈寛者多留不能有所辯達是曷用寛慎也先生處吾郡與武衛肩立彬比勢抗干沮衝折而卒能行其威事之瑣絮旁羅不為曲慮不為周防以才任之而莫為所變亂以失其措執是以行亦無少遇挫衂以至於今徙官噫是則偉男子也偉

男子被是遷故長老薦紳噫惜弗以為尊異也然吾聞適千里者百里一息適萬里者千里一息不亟進則所至者遠也鵬之將圖南也必直上九萬里則風在下而南圖易矣府之同知視州之守位則為高事則為簡高則足以尊其身簡則足以節其力先生遠造斯乃有地也於是長老薦紳曰如子之言可以慰矣送行當有言其緝是語書之

送蕭文彧分教臨川序

制士貢入者願禄仕則以學職請禮部彚試而去取之
迺復試於天官去取加詳焉然後進之於大廷而天子
躬臨試之取其堪任者下之選部葢獲名於禮部試者
十之六七焉獲名於天官試者十之四五焉獲名於大
廷試者十之二三焉予鄉蕭君文彧願就茲請歷三試
俱獲名優列於是領臨川訓導抵行鄉之好於君者咸
致儀爲慶張祖爲餞徵予以言贈予於君又厚雖不徵
予言固將有所告焉夫君之是請古所謂辭尊居卑者

也然師儒之義大矣非關柝之司可同也故試之屢而選之重且難如此獨悲今之任是者不知所以盡職舉其重且難者而自輕忽之甚者旿鼓坐堂上呼喚生揖弗来者弗詰也夕鼓反室與諸生飲酒廪然弗忌也諸生腆物来者禮之弗来者怒之業之惰勤弗察也監司視學者至入其室寥然不聞絃誦閲其士驁然揖讓不就列考其程課漫不即叙誅其弛職則自謂曰吾官卑吾齒邁苟升斗私吾妻孥爾安所為哉否則又曰吾盡

職士弗率教也咸若時天下之學職廢矣夫教人者視其所自教古之所謂師儒曰以賢得民也曰以道得民也古之所謂教曰考其行也問其業也是故古之人賢著矣迺考行道立矣迺問業行則進其良糾其有弗良者已矣業則簡其修董其有弗修者已矣故自教者二曰賢曰道教人者二曰行曰業賢曰著道曰立行曰良業曰修盡是四者其教明矣君夙有聞於鄉博學明儀其量淵然其行敦然其堪是任無疑也且其業於庠也

久歷於師也衆凡所以自敎及所以敎人者固習見而熟聞者矣後有稱敎明於臨川者必君之功也

壽閫定峰兵憲序

定峰先生以十月十七日爲初度之辰諸生既請予詩壽之復各爲詩以送遂成卷焉諸生又請曰必序其詩而卷斯成矣何子曰諸生何以壽先生也王錫進曰吾聞之壽祈諸天者不若徵之人也夫人之可徵者莫若功與德與言已耳今先生西寇之平是有軍旅之功也

書院之建是有惠士之德也而文詞誨訓是有彛言也徵之人以為壽者昌以昜茲也是則先生之壽者乎何子曰然夫功則利博也德則被深也言而文則行遠也夫博則天厚之矣深則天大之矣遠則天久之矣故謂之壽諸子曰子之言廣錫意矣可以壽先生矣可以序壽先生之詩矣

贈李仲良耆老序

凡郡縣鄉有老設之為一鄉所平者也皆以長厚有識

達者為之其任在於責科條事敦溥和爭道訓謹率而已今歲弗熟自汝以南數百里草盡死中民以下為食所窘起而竊掠昔之宿寇鉅盜相與乘弊助焰熾弗可已民大動擾於是藩司下令州縣鄉各置一老使任捕詰雖非典例亦便宜所可舉者也時予鄉以李仲良舉是役其厚仲良者吳抑之氏彭寬夫氏為仲良見予曰仲良舉是役吾鄉所賴以弗擾者衆皆為賀而願子有以告之也予聞仲良鄉之撟矯弗且為惴歙能與人任

事鄉人素所爲豪傑者也其爲是役吾弗患仲良弗能也慮仲良弗慎耳攘盜本以安輯良者也苟弗慎則弗能不妄有逮也有妄逮是猶治濫而加之水救燎而附以薪其爲害倍矣鷹隼韜而養之利其能搏野鳥也苟搏於家使雞犬弗得寧則必去之寧失野鳥弗及雞犬也是故仲良弗可以弗慎焉能慎則能弭害能弭害則天必賞以福是故仲良不可以不慎焉於是抑之寛夫曰斯言固仲良之所明者也書之俾仲良弗忘

大復集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大復集卷三十六
七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郃

謄録監生臣康傑

大復集卷三十六

明 何景明 撰

碑文墓誌共十八篇

張公去思碑

吾州守張公以彰徳府推官涖吾州遷南京户部員外郎適弘治甲子為吾州凡七年既去州之大夫士越考翼馳狀於京謂余曰公政吾州徳我民我民徳之子州人且公所舉其知公為我民文其實碑之余聞公初第

丁未進士来推彰德彰德達上下州之之京師者必之馬公所以為彰德州人固已識之往来間迨遷守吾州州之人咸慶曰此其推彰德者也始抵任鳴鼓據公座列群吏胥隷其下兩翼詰土之情之俗皆莫對且欲徐伺其所為公頃屈指曰某也富某也窮曰某良曰某曲且僞曰某里某地闊狭瘠饒髙卑如何嫁喪貧農及所尚敦薄如何悉中左右顧且汗莫知所出神之臨民温然有餘度人多易近有訟者不欲速成獄久能自解不

問其成案惟詳惟明故境内訟不他求伸民或中其惡
不即以色姑徐治之大要務與民休息不輕震動擊搏
初人以為常不甚快然卒以相安殊無多事隂受其益
民知為生桑柳皆林羊牛雞狗豬靡不腓以孳故賦多
先期納者工役未甞僕僕舉其不獲已者時孔子廟久
不葺棟桷缺丹白黝以陊公完之廡置像舊無者州東
山曰義陽昔申伯地世没于衛官公於御史沁水李公
白之遂築書院于山之陽路橋陂池倉府署郵城隍郡

治祠入祀典者每一新民不曰費暇引學官諸生講學考業然亦不數數諸生益習不怠州往年科無兩舉十人者兩舉而十人惟公之力處人上下各有禮故無怨至于小夫亦多感焉由此觀之公之政所謂平易者也所居雖不大異其去能使人有餘思原公以明經取第復以經術潤飾吏事且熟文法加之平易所以克令厥後凡刻削扶剔炫知矜能偽自增顯者視公不足取焉公名拱字朝儀蜀之内江人履歷不盡紀紀其大者耳

示不忘也而州人忠厚之道存焉以是堅不可讓為之辭曰天子勅牧光播厥修輔植敦朴顛躓蟊蝨民庸是優持威倚法刻志爬搔良者不闒益佑其偷惟民之蓋公邁厥迹匪剛以柔令終如始民罔違尤南山之石蒼蒼寒秋世公之休

王母何氏墓碑

王氏母姓何氏羅山人何原女也為王翁伯全妻王翁父曰王紀為耒陽縣丞良慎無易行耒陽公為其子求

配乃得何氏也何氏嘗從王翁侍耒陽公遊宦其奉舅姑君子無不有善道也性温静不見厲容僕婢未嘗有被叱訶者生子四人長鼎娶張氏次鼐娶夏氏又次鼒娶孫氏又次咸娶張氏女五人長適許伯原次呂禄次予兄舉人何景暘次王鳳翔次劉森凡為孫男女二十一人外孫男女八人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壽七十六何子曰王氏母當王翁舉鄉者時嘗入城予時少也嘗見焉其鄉人族氏卑幼者來見王氏母未嘗不與飲

食也然必躬持與之又躬視之惟恐其不飲食之也其慈愛人如此宜其子孫衆多且獲壽也王氏母卒之日其鄉人族氏無不哭者予凡以王翁命求碑樹於墓予故得略叙其實且為哀辭曰嗚呼允哉坤之德厚而康兮用蕃其後裕且長兮昌其不淹遂返厥常兮朝日慘惻颷風厲兮閨堂闃寥發帷盎兮脩塗委蛇超素驥兮悠悠天逵鑾皇逝兮惟月有良兮肆辰又吉駕彼柏輀兮載此杉槨前建文旛兮迺造玄室玄室造兮寧厥域

有石穹穹兮纘爾德允哉萬嗣昭女則

明故大中大夫資治少尹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李公墓誌銘

正德十年三月三日致仕大中大夫資治少尹運使李公卒子汝佐以使於京赴其友人何景明景明哭于庭讀汝佐書曰先公嘗言求子生誌今死也已矣惟子圖之嗚呼余忍誌銘公耶雖然公知我于孺子知公宜莫能若我者予忍弗誌銘公邪志曰公諱紀字朝振潞州

人也中成化乙酉山西省試授故城知縣遷錦衣衛經歷臨洮府知府累遷至福建運使曾大父本大父日初皆長者不仕父貴贈錦衣衛經歷母宋氏贈孺人公魁岸甚莊望之若神健辯說聲如鼓鐘人咸尊憚敬聽之少好讀書嘗刻父母慮而禁之莫從也自言曰苟弗欲事往古天下焉已矣苟欲事焉弗讀書無能為也又善無遺忘一目過者老尚能口誦也以故稽古言當世皆秩秩有理敘可施弗直為虛談已也始至故城縣俗昏

議財多財為禮少財為恥貧家男女或壯老無以匹也公至盡召諸里耆曰夫昏也爾賣爾女邪俾爾女有家邪即賣女有大賈無用議二姓禮若俾女有家而俾多出財貧空女何以能家也即人家終窘無財爾能俾爾女終無家邪自今昏有議財者有法法弗貸于是縣中貧而匹者千人縣故有官地占于豪官莫能奪公按文責地豪畏即出之還官乃歲以地出給貧民緩其征是時河間郡縣最稱故城縣治乃擢故城令為錦衣衛經

歷六年擢臨洮府知府臨洮雜番夷桀難治公曰不操法示毒人無以遠悊也乃治其豪侮法慢令者治益尚嚴明吏民人人無不惴慄無敢冒文者其後人人乃得自緩不至蹈害郡則大治守日與寮寀張宴會坐花行酒吹笙竽時與衛官擁旌旄伐金鼓出城行射較獵然人人亦喜觀曰太守甚樂孔武弗擾也洮水將壞城洶洶不可渡守登城指某山石可堤某山木可梁乃築石堤水水去城三里伐木為八舟梁之在郡剛方自持不

能恭事上官上官多畏害之都御史有親故過府販綿葛求守令于民為倍利焉守曰此何以令民也吾為民守終不能為都御史親故販而重利漁民將執之其人懼而遁譖于都御史都御史彈守降為長蘆運司同知或勸公曰運司財利府也人無有望身名汚者公又貧獨不計子女邪公弗聽益峻自潔嘗赴京諸大商賈人張具于路遮馬留食公策馬趍過之叱曰吾食汝邪于是御史嘉之上其名曰居可貪弗汚者今見有李同知

爾公嘗曰寧死不折寧貧不貪觀此公之言施矣然公爲舉人時已能却金不爲人干請葢其方廉志性不移如此由長盧擢福建運使一年乞致仕歸曰吾何以弗已耶世之見用者予知之矣不富勢率通滑爾方者貶廉者塞吾無用矣吾何以弗已邪别號默菴晚又號漳東主人歸而築室讀書扁曰怡老雲窩好吟咏著有默菴集既疾會其親族子弟曰吾年止今日吾平生倫人以爲啚吾無人以爲有大誰知予者遂出篋笥開使共

視之惟圖書衣幘而已公生正統辛酉七月二十三日
壽七十有五配原氏封孺人先卒繼毛氏亦先卒繼趙
氏男子五人長汝佐郡學生次汝佑儀賔次汝仕汝价
汝儒女子一人菊姬皆毛氏出孫男子一時可孫女四
卜以是年四月四日葬南石曹之原初景明從先君為
驛丞時公使與汝佐同學朝夕惠教即父師矣嘗謂毛
夫人曰汝視景明毋可以異汝佐然毛夫人視景明不
啻不異汝佐也及先君致仕貧甚公饋之車馬其歸也

集衛官送之郊亭楊爵酌先君曰吾老友酌景明曰吾小友夫子侍公三年也凡公所鑒識望勵予者皆德義風慕無窮之事豈有世俗庸淺之見者哉其所自負與又甚宏遠深厚予以為有將相器業而卒抑鬱不究其用何哉豈古所謂賢人困厄廉士無名者邪予識公之言行甚衆不悉誌誌其大章章者銘曰嗟嗟棟梁直木衆莽玉瓚玄珪不遇大享委珮長裾嗟嗟泥塗厥施未光積則有餘有餘之積其施厥嗣乎

徐太母潘氏墓誌銘

徐太母潘氏卒其元孫漢當承制以刑部郎中張君狀来求銘按狀潘氏處士潘宗女徐公傑配也徐公先配李氏李氏生士方士方生漢繼配潘氏生士正士正生淮及潭潘年四十而喪徐公遺其貲鉅萬盡以任士方士正二子二子乃商吳越間遂益饒厚其家二子又喪矣乃復以貲任淮而使漢潭讀書為學生淮亦累貲鉅萬為大居第京里漢潭皆能學問也居家甚勤儉無襲

衣無食然施族仁下不有所害初潘適徐氏士方弱也

恩之逾于士正士正卒其二子淮潭弱也母謂士方曰

爾子爾弟之子士方子二子也逾其子漢夫潘氏有大

功德於徐氏三世其不謂之賢母婦哉生正統乙丑七

月十六日卒正德乙亥九月四日享年七十一女一適

梅鎧錦衣百户孫女三曾孫男二漢卜以是年十月二

日葬城南七里鋪祖塋與其先大父大母並藏焉銘曰

嗟嗟一婦未亡三世以享徐氏之廟百祀爾享

樊懋昭墓誌銘

樊懋昭諱亮信陽在城鄉人五世祖林洪武初自徐州從軍徐丞相麾下文皇時隨征克大寧歷鄭村壩白溝河攻圍濟南又歷夾河小河大戰有功陞正千户死于陣其家因徙南京林傳玉玉傳清清扈從幸北京遂又家於北京正統初以林功大死事故陞清為金吾右衛指揮同知錫之誥清傳子愷戰西直門死詔陞其後為都指揮同知給恤其家子恕在襁褓夭弗嗣而懋昭父

剛當嗣剛時在南京性戇赴廕未就而歸乃從其外翁家信陽樊氏由此失其官剛生二男子長曰明次即懋昭父母愛長子不甚愛懋昭朝夕詈懋昭曰父母非愛兄不愛我也為兄負爾愈親愛無怨懋昭少好賈不欺人買綿於湖廣李氏至館閱數有羨乃寄如李氏問綿數李不知也懋昭即還其羨遊鄭陽家人來言河溢溺人即惶問父母人曰無害即大喜忘問其餘館人旁聞之太息曰此人孝子也知有父母已矣懋昭行賈

二十年饒積嘗買牛家繆與溢三金牛家恐其知而取也設酒跪曰昨者閼直實溢三金吾貧可遺其一還其二懋昭笑曰吾知爾貧故溢與爾甯兵備至信陽先問首惡誅死次問首善以為鄉長鄉亦強懋昭懋昭不欲為然莫能脫為鄉長民富者持千錢貧者持百錢密遺之求免役懋昭怒罵棄之地已乃竟役富者而貧者緩焉官有取嘗爭之數日必抑其半弗得則拂衣起直出不顧官亦知其直不重讓也然竟怏怏弗平致疾不起

矣生天順己卯十二月十二日卒正德癸酉十二月二十一日年五十五歲配計氏生子曰鵬為郡學生好讀書慕古昔從予學甚解懋昭為人篤塞不識字然善算絲毫不爽又能記不忘先人梅溪公嘗言懋昭父母始來信陽艱窘其兄好酒不事生懋昭蒻也即粥菜行市供其親長即賈賈遂矣即農乃令教其子儒矣豈可不謂自立善變化者哉傳言公侯之後必復其始樊氏之失官越三世而始儒鵬曰亡父積善不能大壽而子孫

孤弱非先生誌銘蔑没朽矣嗟乎遠大懋䀚者在鵬也
夫銘曰孰達弗以戹孰起弗以仆爾反爾棄本旋復爾
族

明處士錢公墓誌銘

處士錢公卒遺令其子慶暨中書舍人祿還葬南京新
亭鄉祖塋祿奉柩將行乃以公友人鄭君洪狀來乞銘
予與祿同供事制勅不得辭按狀公諱進字景升姓錢
氏別號菊菴上世蘇州府吴縣人洪武初徙南京著籍

上元縣祖永扈從文皇帝北上授工部營繕所所正遂著籍大興縣父玉母唐氏有子五人而公長公少機敏恂質身若弗勝衣好讀書日誦數千言攻書法始授學吳太常既乃精思摹索晉唐諸名帖嘗曰法者迹也巧者所以神妙也吾將心致其巧終不至泥古法迹故其書成一家而士大夫珍之天順間有薦之朝者不報公乃歎曰吾讀書思進取行志令人以一藝薦而又不獲達此殆天也吾何顧焉乃深自剷晦終身不仕矣家貧

力貿易事其父母父母所欲有為極辦之無不稱指意友愛其弟達達舉進士為青州府推官早卒公為經營其室家無弗周至公性好施與宗族不能舉火者皆待于公冬月見無衣者輒衣之嘗自合秘方膏藥以施病者出城見枯骨蔽野心愴焉購地瘞之令上上兩宫徽號推恩耆老公以年八十詔給賜冠帶米肉絹綿公度量夷坦無崖岸與閭中高年結壽會歌酒盡日兒童婦女見者輒稱曰錢翁錢翁云公服勤儉起家嘗訓子孫

曰吾見古人以艱苦立門戶而子孫或以奓縱蕩之嗟
乎嗟乎汝等戒哉又自言曰行德者身安之為善者心
樂之令行一德為一善而務章取復是買販事爾大古
人恒陰施于冥冥人不知而已無所求故謂之安樂公
生于宣德二年庚戌正月初九日卒正德十一年丙子
五月十一日享年八十有七歲配崔孺人有內政先公十
七年卒子三人長慶前習字中書侍仁智殿次壽輸粟
授散官次即祿女一適陳綱孫男三人曰登譯字官曰

泰曰承澤孫女三人俱幼鄭君曰錢公可謂善不近名而德不求福然名與福錢公有之矣予始知天下有不必求而莫能舍者也銘曰施之冥冥獲于昭昭匪爾之求實由爾招祖卬南鄉爾于逍遥

劉孺人龎氏墓誌銘

孺人龎氏洛川劉判潤之配也以正德十一年四月初十日卒距其生正統十二年十月十一日享年六十九歳有子三人珙琁琦有女四人適二靳氏薛氏王氏又

有孫男子五人孫女子八人琦為行人于京師將赴喪深戚抵狀拜予曰母亡不孝蔑以見矣生有閫內之行一二乞列諸銘石狀云孺人父廉公景浩劉公同里人也內治嚴潔孺人為少女又慧絶持女訓故廉公甚愛之年十九往適劉公性方畏而孺人温惠左右相如賓敬至白首室無迕言劉公初業太學母太夫人在家老而諸子皆弱又歲大饑孺人乃盡脫珥簪衣服易粟周旋窘竭使太夫人不失甘旨而家人咸無饑色太夫人

病歲餘孺人日夜奉起居嘗藥太夫人乃撫手歎曰我
孝婦我孝婦劉公仕凡三徙京衛經歷而孺人有錫矣
至劉公徙判易州孺人勸之曰仕宦老當思還鄉土爾
久在外非止計也劉公乃即解官歸歸無幾何而孺人
卒孺人義訓其子琦幼嬉孺人誡曰汝兄學不成而汝
復優游老婦何望也琦遂厲學舉進士嗟乎孺人于劉
氏者可謂大賢婦母矣乃銘曰孰曰孰曰家興靡顛有室孰
曰夫貞靡先女吉瞻彼洛野其域有馬樹其墳檟以材

大厦

王孺人墓誌銘

志曰地道豈不厚哉高山之下必有重淵孺人者武昌通判馬公璃之配御史錄母也父王公獻世為信陽衛人孺人溫厚淑則性至孝幼亡其母哭之累日弗食長歸馬氏為叙理其家外內弗貳家至匱缺其具食翁姑未嘗弗旨馬公緝學取仕孺人實佐之訓諸子必經于義而無間其慈里人咸稱孺人大賢云始王氏諸昆弟

富豪里中居有樓臺出入騎馬衣文綺甚耀也王公則
好書詩工于賦詠行義敦質而常慷慨論事甚愛孺人
慧敎之書故孺人通孝經論語大義孺人之來嬪也昆
弟為治裝使人張牀幕導之鼔樂如俗儀王公大笑曰
此何以為也且裝者充女室家陳爾非為衒觀也乃屏
鼔樂盡弛其張具載之于車使人推挽之造壻門以故
崇儉貶飾孺人式焉孺人生天順乙亥六月四日正德
丙子七月六日卒享年六十二子三人長御史次錦次

錬皆郡學生女三人長適劉晹次適學生呉尚智次適學生辛昊御史使于外聞孺人喪乃復使于京將奔葬于城北七里岡祖塋泣告予曰子吾母里人聞吾母矣幸志銘之余抆涕曰嗟乎昔先君子之在里也有詩友會而王公宗之葢時時道王公之風焉余之聞孺人也有本哉有本哉銘曰北城之域岡蜿蜒上有白日下黄泉刻銘于石昭後先

明故夔州府知府鐵溪先生高公墓志銘

鐵溪先生高公卒余道赴關西過家哭其喪余抵大梁之夕也夢一星搖動隕地其光上發厥明有報公疾甚者及余至公葢亡一日矣公遺令其子遷曰必何子銘我而可遷跽而泣曰可是惟爾子之志於是遷乃狀公事實來求余銘按公上世山東人始祖濟南萬户萬户生成徙居河南太康縣成生智官建文時為副千户永樂間謫戍信陽遂世居信陽矣智有孫曰瓊景泰庚午舉人為祁州司訓司訓有男子二人長鐸次即公司訓

卒于官公纔二歲母李氏攜之歸年十一時與群兒戲
釣于學宫池水上曰我釣鼇亦如此爾指揮劉宗异之
舉于提學陳公選收儒學弟子員中成化甲午鄉試戊
戌舉進士授武選主事崇王請置守備汝寧馬大司馬
以信陽已置守備而汝寧重置難之集司屬議公進曰
是不難移信陽守備置汝寧俾兼視信陽則事攝而官
可不重置大司馬喜曰主事議便於是常引與計事稱
之曰我益友也公仕宦既聞時有所憤切乃言事忤内

貴人内注其名屏上卒以他事逮之調鎮遠府通判在
鎮遠爲錢都御史所重諮以邊務洞夷有相仇者使通
判輯之不服通判乃夜徙居他山空設其供帳故所遲
明往卧榻已碎通判則從容束帶出帳前議和事夷覘
而神之盡服弘治改元移山東青州府明年遷鎮江府
同知同知嘗委事江南諸郡著績自鎮江遷夔州府知
府知府一年致仕歸與鄉人游讌觴詠自娱十八年今
天子御極詔進大中大夫初人屬公以公輔之幹公亦

自負旁睨一世無所下以是人又嫉之使不得究其用故公之歸也益肆形世外嘗曰仕宦之途我固諳之矣人生苟快意何必至卿相哉公體貌脩偉而精神秀朗見者傾悅又喜談辯時出詼諧曉音律能自度曲兼善書畫皆奇健自成一家公既綜博衆藝而尤長于詩詩語豪宕自喜篇章流播時人珍之在鎮江往賓日本使臣使以詩上公和答章立就使臣俛首歎服曰此中國詩人也性儻蕩好交游樂于與進門下之客率多名士

其在鄉益劇㞕示坦後進無長少無不與之者而好學
躭詩至老不倦馬公生景泰壬申五月二日卒正德戊
寅八月十有四日享年六十七歲配吴氏封安人有子
八人長遷次選次遠俱郡學生次道次邃次邁次造次
迅女子三人孫男子七人孫女子七人公之將卒也召
八子前曰我有好子孫又曰汝亦有好父遂瞑遷治終
甚慎將以某年月日葬于城南飛鳳山之陽夫吾郡雖
代有顯仕而文物之開實自公作辭翰風流為鄉人宗

即使公徒致位卿相何足以易此哉何足以易此哉銘曰淮山二精降神合符是生偉人大郡大夫佩劍冠玉容雅甚都驟驥脩陸大車廣衢既騁既載弭轡懸輿弗究厥至命也匪吾有男八子接躅登塗列銘公藏萬祀是圖

馮宗武墓志銘

君名洸字宗武子郡方伯馮公鎬之子也少而敏朗方伯公奇愛之挈以從官授詩命業進士未弱冠即能進

士文方伯公嘗數使揖客使客立試之其文無不稱客意者宗武既自有材質復獲隨侍多購典籍與觀名獻能自勉喈降問無有屈難以故學益有蓄爲郡學生厲志超遠不欲委瑣循格在群游中嘗稍自露翹翹靡所下同輩亦先之謂弗逮也戊辰歲方伯公以憂制居鄉里其秋宗武忽疾作疾五日竟以不起臨絶呼方伯公曰父視汝婦若孫言畢瞑矣於戲惜哉初予免官歸自都下宗武來視予坐語彌日既予謁方伯公公飲予遣

宗武出揖坐之席側視其色不黝其言琅琅有音也而不數日以死何哉始人望宗武取高第如拾而屢試弗遇或有言其數奇者然弗謂夭也又聞宗武鄰居者吴英合室病疫貧不能具食藥宗武以百錢洎米往醫濟之後英及其妻病死復為買棺以瘞歲凶族人有欲轉徙者宗武止之曰人有貸予錢者俟取之以需汝矣毋出也竟以死不克終其意然觀于二事豈當夭者哉宗武生成化己亥十月五日卒正徳戊辰八月一日其生

纔三十也娶馬氏生子格始十歲爲有後矣以已巳二月二十二日歸于城東土家河之原方伯公乃泣涕遣宗武弟沂攜其子來乞銘曰兒死矣弗及矣願子使其後有稱述不蔑斯亦足矣乃銘曰爾生既促孰俾才覺既才既覺孰俾夭伐城東之卯藏焉永括我志爾穴爾後弗没

明威將軍指揮僉事余君墓志銘

君諱文淵字子澄姓余氏余氏之先浙江奉化人也洪

武間有從戎者迺徙著于京至君大父南城兵馬指揮使信益蹈善行有名稱生女淑異妃崇王遂大余氏父鍾字德聲授錦衣衛百户以王戚隨之汝寧出入親近厚于禮義善詩歌喜賓客王任之奏為儀衛副賜世廕其官後復奉例奏粟為指揮僉事君母吴氏生君君生於貴然且少而不靡靡為泰能自約下招致延譽無損父風始生秀敏不期月能言六歲知揖客屬對父命就師師有所難即無不釋也十三承父官後亦奏粟為指

揮僉事入侍衛能夙夜不惰其身王甚奇愛之也為行崇厚尚恩外祖母喪弗克葬舅氏弗能婚君皆為破財力卒舉二大事其造人所難類此然卒之日距其生年二十五耳天使盈其年則所施者弗止是已柰何弗能有遐享也先是君父德聲公有疾君日往朝問夕弗寢即寢亦弗脫帶人或病其憂勞然不謂遽有弗起也余嘗過汝得與德聲公接識有舊愛亦尚記君之貌今君乃世矣豈不惜哉君娶治中吳應期女是生子相卜十

二月十五日歸于汝城東邱德聲公與余書曰弗幸亡兒歿矣命也無若何矣其有不歿者惟子之文是畀余弗忍違公之意乃銘曰佩玉縈縈垂帶委委話言唯唯旋辟爾爾天實是美弗竟誰使廓其有藏萬億是弭我銘斯章君也弗死

誥封太淑人倪氏墓志銘

太淑人倪氏者故指揮使鮑公龍之配而汝寧守禦千户成女也有男子三人文武韜文當世其夫官然早卒

也孫威襲官至都指揮僉事始太淑人婚鮑氏當鮑氏盛太淑人篤塞循默一無所白至不識衡量較物輕重及遭夫喪子又不及官而夭孫且子然在襁抱也太淑人泣曰鮑氏三世屬是兒我當下關闥守吾年俟兒立也乃躬操門户苦織紡懐其遺孫至雁單窘艱閟而使外内不廢人視之猶昔鮑氏盛時也威既立益顯前緒蔚有觀望太淑人之志果今有得矣太淑人季子鉊者亦先卒獨武侍養能有立有四女子長適陳璽次適王

虎次適劉威皆指揮又次適百户卭漢孫二鎮乃武之子次即威也又有孫女二人曽孫男六人曽孫女五人太淑人生於永樂十五年七月十日而正德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乃卒凡享年九十二爲鮑氏婦母者七十餘年其可謂大有始終于鮑氏者哉都閫君卜是年十二月十日以太淑人祔其夫葬在溮水之南來請銘銘曰

奥其宅其地肆好以寧太淑人之魄

誥封淑人任氏墓志銘

予鄉都指揮僉事鮑君德明喪其正室淑人任氏將葬請曰亡妻有勤于予今逝去我我願得子之文志其葬乃志曰任氏者信陽衛中所千户任清女也適都指揮僉事鮑君處誥封淑人淑人室有女德家有婦儀御衆媵不嫉妬待群僕不刻害蓋婦人有君子行者也鮑君為指揮時淑人甚承之整齊其内内有巨細悉不以干鮑君鮑君治于官淑人治于家以故鮑君得盡能于外無有内累也鮑君聽衛事自以循先世官不能光陟前

烈磟磟無以効其才進取于時值邊垂不用績乃思有所建樹淑人力相之鮑君果以功至都指揮淑人之助不可少也鮑君凡征役在外者數年淑人益葺其家能使鮑君不有顧慮淑人有�鮑君甚著也然卒之日年始四十五又無男惟女一人適指揮應襲陳忠天所以享淑人者何弗厚也是年巳巳十二月十日葬于淛河之陽祖塋銘曰是為淑人之穴吁其嗟厦之搆也而乃離其家實之成也而乃殞其華施報天也其虚邪

懷遠將軍信陽衛指揮同知袁公合葬墓志銘

懷遠將軍信陽衛指揮同知袁公卒其子鎔者余同年舉人者也衰服來請予銘曰鎔辱好于吾子子幸而念吾子之好其勉以圖吾父余義弗得辭也乃志曰袁公勛者字世臣其先武昌江夏人也高祖曰壽從高皇帝兵有功累官副千户壽生砥砥襲官始自南京徙信陽衛左千户所砥生清清生俊皆相繼其官俊即公父也明于往古成敗有立志思樹奇功㕡循循蹈恒轍好讀

馬援傳慕之曰必如此乃男子也後果効功荆襄固原

間歷加指揮同知進階懐逺將軍卒君所襲官益其父

立者也公㓜而母夫人卯氏棄養養于祖母太恭人繆

氏既長事祖母能篤孝又事三繼母亦靡有弗得職者

也為人長者無所欺備宣府時屬朱參將部戍獨石敵

犯塞士出還奏捷公未有獲也朱參將者徃與公愛欲

私之乃客令功載著其功公不知也將奏以告公公愕

然辭朱參將曰將軍鄣列城使某得幸備行列而敵犯

將軍之塞當蒙金矢先士卒獲其渠率令縱不能而將軍又私我以功夫冒人之功以干上賞未能有厚享者也將軍則恵我矣其若我何敢以辭也於是朱參將許之嗟歎曰弗可及也已奏功同部多與得顯秩者而公益裕然終其身無有怨也公始厲志軍事數入主將白軍事冀有所建後見邊事益擾將卒多不撫循士罷于求自歎所如不合有志莫可為也乃稱病歸解其職事閒居士卒至垂泣請而退益堅既謝官出則布衣弗飾

乘馬嘗獨行郭門外遇負薪者弗識也爭道擠公墜于橋水濡衣公起振衣去亡有怒顔負薪者察知是公皇恐來跽門外左右請罪之公乃反酒食負薪者曰固知汝弗識我爾我曷怒汝也性夙友愛父命與昆弟分財悉推與昆弟不取有別產在礶口盜夜刼積稻捕者微之皆旁舍兒也公曰釋之是窘於饑者也非不令子弟也我既弗能賑而使其溺于盜又奈何使其以盜死也於是盜悔讓亡不相率為良者也在宣府有所嘗活者

歸而黨子得貲持謝公公廉知其黨子也不受使反其子又傭有疾疫者彼親者弗敢近公入其卧躬賜藥與食飲凡公所弗忍者有是也公少業儒所嘗讀書老尚能口誦使諸子及從者為文親考閱布其次第雖老師莫能易也及鎔魁河南省試人皆曰公以武世其家又能以文學成其子也公娶韓氏宣武衛貽信校尉百户韓俊女也賢而能其妃然早卒公亦不再室也有男子四人長曰鎔次鎧次錡次錄鎔既為舉人不欲襲公乃

以鎧代襲而大有能于官女子五人長適指揮汪洋次適監生辛暠又次適百户趙騰又次適千户陳昂其一幼也又孫男子一人女子一人皆亦幼也公卒于正德己巳八月十九日有生六十又四矣以是年十一月二日合葬韓氏墓銘曰温温之德不爽厥恭厚積自躬厥承靡窮東門之東有卯其隆是曰公宫公降于中與其配同萬祀攸終

封孺人李氏墓誌銘

封孺人張公夫人李氏以正德五年八月十四日卒子雲為給事中聞喪于京師懽戚冒星來奔將以十二月二十五日葬乃乞余志銘夫人墓以久遠夫人雲與余世通好又同年進士也余時時得覲夫人又余有兄子者夫人孫男子妻也間得詳夫人之德故弗可辭也志曰夫人李氏者封徵仕郎工科左給事中張公之配也父曰某信陽衛指揮僉事夫人生于貴而順正弗違不修膋玉之飾能親其族人族人長上卑少來者亡不有

厚往也雲縣襄陵時迎夫人養出有車馬奴妾甚貴夫
人益良恵亡害僕有不稱指亦亡被罵者也至雲歴近
要已致錫命于夫人矣夫人見人恒惴惴慇訥弗耀也
賔客至必自視酒洒饎食男孫有婦媵亦弗以委也以
故内外咸曰夫人大賢始夫人歸張公時及張氏中窘
夫人相張公集其家至躬勤苦事拮据鞠棘亡有怨意
雲稍長能學矣又能相張公篤教弗奪其業以就顯名
夫人益不獨可富貴也豈不謂大賢哉夫人生宣德癸

丑三月二十九日壽七十八歲凡爲男子二人孫男子五人女子一人曾孫男子一人女子二人夫人之所享者厚矣銘曰張氏望申奕世武冠逮夫人歸門户稍單何有何亡夫人弗難夫人有子伯震仲雲震則弗永成志者雲嗚呼夫人内徳不易茹辛獲旨食自我積雲相祖域隘弗可擴迺爲夫人改卜肇土在西山下夫人康哉祀于張氏爲世妣祖

壽藏銘并序

壽藏者今太常少卿劉公之所作也公年未期也作斯
藏也預終焉故曰壽藏云可謂達矣夫生曰寄死曰歸
古者之制棺也中年以歲踰中以月祭文葬志或自為
之後世利生而㓙死言生則慶言死則忌其達焉者亦
或鮮矣公少敦敏好學能為科舉文未第也而以大父
文恭公之蔭為翰林秀才屢以勞効久次轉官歷中書
舍人大理寺副禮部郎中尚寶司卿又嘗為今上正字
上即極乃以春官侍從遷太常寺少卿頃之迕於逆瑾

罷歸瑾敗復起為太常少卿仍供事內閣制勑房其在制勑也歷事累朝自天子及后妃王公大典禮咸有事焉歲時賜賚金幣寶鏹饍饌人咸榮寵之能習國家典故臨事必有稽而處人又平實易見然則公之達也非其經練之所成篤厚之所積邪壽藏在武邱山祖塋之側崇基下水裒形象阜列樹週垣一塚雙戶公曰楊恭人予配也將與合窆焉公名榮字世信號武邱山人世家蘇州府長洲縣銘曰巍焉武邱泉有瘞劒產秀生才

有靈斯驗壽藏壘壘在卯之旁有封有樹有扃有房百年同歸偕此齊德有安者棲無遠先域曷歸曷寄孰祥孰凶久矣公達究其始終我書銘章永而弗失水衛山朝固此玄室

姪渭女壙磚銘

姪渭女予三兄女也兄從父官陝西渭源女生于渭故名生十二年夭女幽秀警敏質若弗任衣且少言語日扃閣事紃繡剪縷未嘗從群女戲聘王氏子歲丁卯夏

疫家婢有遘之者衆不敢視女入其卧持水飲之家人固止弗聽數日婢愈女乃疾恐憂其父母曰吾疾殊不甚父母見其弗眩困信之病旬餘忽起呼其母曰衣我我不可活有頃絶六月十日也是夕即瘗于坂西予痛悼未及銘其壙後數日乃治磚砂書誌銘命童掘土入之銘曰既以生汝慧汝又以折汝予莫究汝坂西有域惟以瘞汝

姪岳州壙誌銘

姪岳州東昌公第二子東昌公令岳之巴陵時生也生而白皙顱角稜起能言後聞人讀書即默記之誦數百字不忘對客揖讓若成人者也東昌公歿哀哭夜不寐曰爺棄我何去也遂嬰病病且死猶啼泣呼其父生四歲死于正德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埋之堰東岸上銘曰

岳州生申州死死丁卯生甲子䰟安之魄歸此

大復集卷三十六